

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猜想与反驳

〔英〕卡尔·波普尔 著
沈恩明 缩编

SHIJIEXUESHU
MINGZHUJINGYAO

浙江人民出版社

张士楚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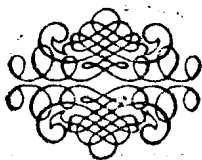
世界学术名著精要

HJIEXUESHUMINGZHUJINGYAO

猜想与反驳

[英] 卡尔·波普尔 著

沈恩明 缩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义钢

猜 想 与 反 驳

(英)卡尔·波普尔 著

沈恩明 缩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25 字数65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330

*

ISBN 7-213-00286-4/C·27

定 价：1.00 元

出版说明

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而又为全人类所共享的。世界学术名著是留在人类记忆库中极为宝贵的成果。近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空前扩大，这方面条件的优越为以往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相形见绌的是社会对于汹涌而来的异域文化的接纳和处理能力。有鉴于此，选取最适合于中国多数读者求知需要和阅读水平的形式介绍世所公认的学术名著，一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今天，我们把这套《世界学术名著精要》奉献给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愿他们能在黄金岁月里以最经济的方式广泛涉猎和汲取人类文化之精华。本丛书选择的主要是人文类学术名著，并按以下原则将原著缩写或编译：（1）保持原著的基本结构和叙述系统；（2）保持原著的主要概念术语、论点和论据。以此方式介绍、普及世界学术名著，相信它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88年4月

作者及作品简介

波普尔现为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的哲学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它的提出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是对现代自然科学作出的唯理主义反应。他根据这个观点建立起了呈严密理论形态的“猜想——反驳”方法论体系，而本书《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年）即是其代表作品。

波普尔在书中建立了同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的科学知识观，并提出了“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这一著名图式。据此，他提出，科学发现包含猜想与反驳两大环节，并为之制订了具体的方法论原理。

波普尔的这一科学发现的原理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从而对科学以及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作出了贡献。

目 录

导论：论知识和无知的来源……………(1)

猜 想

第一章 科学：猜想和反驳……………(9)

第二章 哲学问题的本质及其科学根源……………(20)

第三章 关于人类知识的三种观点……………(41)

第四章 关于一种理性的传统理论……………(58)

第五章 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地位……………(66)

第六章 逻辑演算和算术演算为什么可应用于实在……………(74)

第七章 真理、合理性和科学知识增长……………(80)

反 驳

第八章 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99)

第九章 语言和身一心问题……………(107)

第十章 辩证法是什么……………(113)

第十一章 社会科学中的预测和预言……………(126)

导 论

论知识和无知的来源

我想在这里重新加以考察，而且还想予以解决的问题，或许可以说是英国和大陆学派之间古老论争的一个方面。这论争就是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和穆勒的古典经验主义同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古典理性主义或理智主义之间的论争。在这论争中，英国学派坚持认为，一切知识的最终源泉是观察，而大陆学派则坚持认为，知识的终极源泉是对清晰明确的观念的理智直觉。

我试图表明，古典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者其实是大同小异，并且都是错误的。虽然我自己勉强算得上既是经验主义者又是理性主义者，我仍认为，它们是错误的。我相信，虽然观察和理性各有其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并不象它们的古典倡导者所描述的那样。尤其是，我将试图表明，无论观察还是理性都不能说成是知识的源泉，这是指时至今日它们一直被说成是知识的源泉这个意义而言的。

培根和笛卡尔把观察和理性树为新的权威，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人割裂为两部分，一个是具有真理权的高级部分，即培根的观察和笛卡尔的理智，另一个是低级部分。正是这个低级部分构成我们通常的自我即我们的原罪。因为，如果真理是显现的，那应对错误负责的就只有“我们自己”了。由于我们的偏见、我们的轻心、我们的愚顽，该受责备的正是我们；我们无知的根源正是我们自己。

因此，我们被割裂成一个人的部分和一个超人的部分。人的部分即我们自己，这个部分是我们的错误和我们无知的根源；超人部分，如感觉或理智，是真知的源泉，对我们具有近乎神圣的权威。

可这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知道，笛卡尔的物理学是错误的，尽管它在许多方面值得称道。它的根据仅仅在于他认为是清晰和鲜明的因而应当是真实的那些观念。而感觉也是不可靠的、没有权威的。这一点，甚至巴门尼德之间的古人例如色诺芬和赫拉克利特以及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就已知道。

奇怪的是，古人在这方面的教诲竟被现代经验主义者，包括现象学者和实证主义者忽视了。它在实证主义者和现象学者提出的大多数问题中

和他们提供的解答中都遭到了漠视。其原因如下：他们认为，犯错误的不是我们的感觉，而总是“我们自己”在对我们的感觉“给予”我们的东西作解释时犯了错误。我们的感觉告知真理，但我们可能犯错误，例如当我们试图把感觉告诉我们的东西转换成语言——约定的、人造的、不完善的语言的时候。是我们的语言描述有缺陷，因为它可能带有偏见。

因此，我们的人造语言有过错。但是，这时又发现，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我们的语言也是“给予”我们的：它包含许多代人的智慧和经验，因此，如果我们误用了语言，那不当应当责怪它。这样，语言也成为一种绝不欺骗我们的真实的权威。如果我们受到诱惑，轻慢地使用语言，那末，由此而造成麻烦从而应该受到责怪的正是我们。因为语言是个严厉的上帝，不会宽恕轻慢地对待它的人，而是将其投入黑暗和混沌之中。

责怪我们和我们的语言（或对语言的误用），这有可能维护感觉（甚至语言）的神圣权威。但是，这种可能需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扩大这种权威和我们自己之间的隔阂。如前所述，我认为，这种大自然的真实性的观念导源于古希腊人，它是自然和人类约定之间那种古典对立的一

部分。在巴门尼德，某些智者（例如希庇阿斯）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柏拉图曾把这种对立同神赐真理和人的错误甚至或谬误间的对立相等同。在培根之后，也在他的影响下，那种认为大自然是神圣的和真实的，而一切错误或谬误皆源于我们人类自己约定的欺骗性的观念，不仅在哲学史、科学史和政治史中，而且在形象化的艺术史中始终起着重大作用。

那么，什么是我们知识的源泉呢？

我认为，答案是这样的：我们的知识有各种各样的源泉，但没有一种源泉有权威性。

我们可以说，《泰晤士报》或者《英国百科全书》可能是一个知识源泉。我们可以说，《物理学评论》上关于一个物理学问题的某些论文，比《泰晤士报》或《英国百科全书》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文章，更有权威性，更带知识源泉的性质。但是，如果说，《物理学评论》中的这篇论文的源泉必定全部是观察甚或部分观察，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源泉很可能是发现另一篇论文中的一个漏洞，或者是发现另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一个假说可用某个实验加以检验。但所有这些非观察的发现全都能增加我们的知识，就此而言，它们都是“源泉”。

关于我们知识的终极源泉的这种哲学理论的

根本错误是，它没有十分明确地区分起源问题和正确性问题。大家知道，就编史工作而言，这两个问题有时可能重合。一个历史断定的正确性问题可能只可用或主要用某些史料的起源来检验。但是一般说来，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我们一般不通过追溯一个断定或信息的源泉或由来去检验它的正确性，而是通过批判考察所断定的东西也即被断定的事实本身直接地检验它的正确性。

传统的认识论体系可以说是对我们知识源泉的问题作肯定或否定回答的产物。这些体系从来不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也不怀疑其合理性，这些问题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谁也没有看出它们的危害。

人们总是本着这样的精神问：“我们知识的最好的源泉——最可靠的源泉，那些不会导致我们犯错误的源泉，我们在有疑问的时候可以并且必须象去最高法庭上诉那样求助于它的源泉，是什么？”可是，我认为这种理想的源泉同理想的统治者一样根本不存在，一切“源泉”都很容易引导我们不时地陷于错误。因此，我提议，对我们的知识源泉的问题，应当代之以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有希望发现和消除错误？”

猜 想

第一章

科学：猜想和反驳

我决定在这里向你们报告我从1919年秋季以来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抓住这个问题：“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可以称为科学的？”或者“一种理论的科学性质或者科学地位有没有标准？”

当时使我操心的问题既不是“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是真的？”也不是“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是可以接受的？”我的问题不是这样。我想要区别科学和伪科学，虽然很清楚科学时常弄错，而伪科学可以碰巧触及真理。

当然，对我这个问题的最公认的回答，我是知道的：科学不同于伪科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地方，是它的经验方法，主要就是从观察或实验出发的归纳方法。但这并不使我满意。相反，我时常把我的问题表述为区别真正的经验方法和非经验方法甚至伪经验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一种方法虽然诉诸观察和实验，但仍旧达不到科学的标准。后一种方法可以占星术为例，因为占

星术拥有根据观察、算命和传记所积累的大量经验证据。

但是使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占星术的例子，我也许还是简单叙述一下我的问题产生时的气氛和刺激它产生的那些例证为宜。在奥地利帝国崩溃之后，奥国发生了一次革命：当时的气氛充斥着革命的口号和观念，以及新的而且往往是疯狂的理论。在那些使我感兴趣的理论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然最为重要。另外还有3个，即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

关于这些学说，当时有不少流行的奇谈怪论，特别是关于相对论。所幸的是那些问题向我介绍相对论的人都很不错。我所属的一小群学生，全都对爱丁顿在1919年第一次证实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日食观测结果感到惊喜，这是第一次重要确证。这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经验，而且对我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持久影响。

我提到的另外3种理论在当时的学生中也广泛被人讨论着。我自己碰巧和阿德勒有过个人接触，甚至在他的社会工作中和他合作过，因为他那时正在维也纳的工人区建立向社会开放的指导诊所，在青少年中开展社会工作。

1919年夏天，我开始对这3种理论——即对

马克思的历史学说、精神分析学和个体心理学愈来愈感到不满，我对它们自称的科学地位也开始怀疑。我的问题开头大约是这样的简单形成：“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个体心理学的毛病在哪里？为什么它们同物理学理论，同牛顿理论，特别是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么不一样？”

为了使这种不同更加明显，我将解释说，当时我们里面很少有人会说我们相信爱因斯坦的引力论是真理。这表明，当时我不放心的并不是因为我怀疑另外那三种学说不是真理，而是另外一些理由。然而也不是由于我仅仅觉得理论物理学比社会学或心理学类型的学说更加精确。因此，使我不放心的既不是真理的问题（至少不是那个时期的真理问题），也不是精确性或可测量性问题。毋宁说，我觉得这另外3种学说虽然装作是科学，事实上却更象原始神话而不象科学；更象占星术而不象天文学。

我发现，我的朋友中赞赏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人，对这些理论的许多共同点尤其是它们明显的解释力具有深刻印象。这些理论看来简直能够解释它们所涉及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研究其中任何一种，似乎都会产生一种理智上的皈依或启示，让你们看到尚未入门的人所看不到的新真理。一旦你们这样打开了眼界，便会看到确证